

望溪全集

第八冊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

墓誌銘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塏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慈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
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
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目別於程朱
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
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
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眞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
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

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
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其師事習齋時年將六
十矣余詰之曰眾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
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
動公卿閒諸王延經師主闢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
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
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
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
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
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
子爲是以來畱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

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慨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
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
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
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
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
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
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
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
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
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
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

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
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
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
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
大子之言然吾敢畱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
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
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
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
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
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
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

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
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
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
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
氏明錦衣衛指揮斌女明亡家落歸孝慈生剛主兄弟
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中皆邑庠生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
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嫖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
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
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芥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眾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閒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

人語雖兒童厮與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
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
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
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
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閒苞兄
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
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歷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
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
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揆以某年月日
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

的也

劉古塘墓誌銘

雍正四年五月朔後二日兄子道希書至告古塘之喪
昔余成童從先兄求友閭巷間得古塘其後之近邑歸
故鄉客京師學同而志相近者復得數人而惟古塘爲
本交古塘少以雄豪自處短衣厲飾惟恐見者知爲儒
生而先兄獨義之余少好氣數以氣蓋余心不能平久
之乃見謂直諒古塘早喪母家貧母家給田數十畝少
長覓食自活以田歸庶弟旣爲諸生得時譽學使者大
府常以重幣延歲時歸家解裝遇親交隨手盡俄而乏
絕飢不得餐晏如也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

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
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月而歸古
塘貌精悍有與同姓名者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之
而未察也按試呼名忽注視馮怒榜笞數十眾皆譁羣
聚而詬之嗣堯愧恨發疾死古塘始無愠色旣無寬容
嘗語余曰士之大閑二其一義利也其一利害也君子
懷刑設子遭禍殃而我退遁以爲明哲可乎及余以南
山集被逮冒危險以急余如所言辛卯鄉試爲舉首以
隨部檄挈余妻子北上失會試期後遂絕意進取年六
十有九終於家始余出刑部獄傳客諸公閒諸公計數
余兄弟早歲諸同好數之奇彼此如一轍時存者惟彝

歎古塘因議其行及歿而未見余文者作四君子傳無
何彝歎亦歿至於今無一存者矣而余乃獨畱其衰矣
之軀其尙足控揣邪然吾聞古之爲交者其有失言迎
行則相引以爲羞今諸君子各以身名完未爲不垂獨
後死者滋懼耳古塘子幼道希與翁君止園紀其喪余
慙不宿乃豫爲誌銘以待事焉古塘姓劉氏名捷懷甯
人流寓江甯祖若宰明崇禎辛未殿試第一父璜桐城
縣庠生母張氏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第一並有聞亦
余早歲同好之一也妻王氏早卒繼室姚氏子四人長
懃次敦次敬次敬女一未字並姚氏出其卒以四月廿
五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子子以居蹇蹇以行身之困而道之亨死乎由是信無悔於其生

左未生墓誌銘

君姓左氏諱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贈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孫也少好老莊其學以遺物自遂爲宗其文章要渺閑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雖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惟宋潛虛劉北固慕而與之友乙亥丙子閒潛虛北固客京師未生繼至與余一見如故交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與之居久而不厭然竟不能窺其際也未生雖與世齟齬而重氣類善鑒別人物常稱邑中胡嘉及兒子廉

其後二君子學行果異於眾人。余之在難也，未生適自燕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折其二齒，衣裝盡失，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搏膺而呼，歸至家時，自慙曰：吾不一視方子。天下士其謂我何？己亥四月，至京師，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還道京師，而宜興儲六雅止之。一時少俊爭慕與之遊，遂畱踰歲。今年四月，余將出塞，趣之歸。未生曰：子憂吾老乎？吾策蹇行數十里，腰脊不異。少時，今已向暑，秋風起，吾當歸築室白雲浮渡間，手種松千株，竹萬竿。又明年歲在析木，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歸而待老焉。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書入，秋無息耗。心謂未生已歸，而凶問忽至，嗚呼！自未生言

之死於家與死於朋友之手等耳獨余於人紀無不負
疚而陰自恨者惟朋友則爲德於余者雖多而余之愧
於心者亦鮮焉今未生乃爲余鞠死以遺恨於余心則
豈非余之命也邪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余以九月
望後一日聞之而其喪已附漕船南下矣嗚呼未生其
謂余何哉泣而銘以歸其孤銘曰
生浮而死休惟子信之尤浮山之陽是爲子之邱歸與
歸與永與造物者遊

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一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歷而
蘇輿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

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爲宦族至崑繩
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汲公無
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崑繩
無主後矣兆符從余遊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
氏崑繩館於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
誦閱若無人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
崑繩棄家漫遊兆符白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
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
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爲諸生
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
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

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北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趣余爲書抵餽金者及報詔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旣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甯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改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屹屹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瘵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崑繩交最先旣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遊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

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羸老德旣墮學亦難補所
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崑繩之無主後邪
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旣宦達察其意色
少異於前卽不肖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
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
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爲紀其家
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
若父節槩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
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爲編錄而
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